

秋天奏鸣曲

肖复兴

天坛有个白色藤萝架，就是我的客厅。我常来这里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相识不相识，总能碰见聊得来的人，即使萍水相逢，却也相见甚欢。

这天近中午的时候，遇见一位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人。我坐在藤萝架的一侧画画，看见她站在中间扭动着腰身，正拿着手机自拍。她的身后，前有茂盛的藤萝，后有几棵高大的雪松，秋日的阳光被密密实实地遮挡，那一片藤叶绿得格外浓郁，如深沉的湖水，在微风中抖动着，泛起涟漪。间或有阳光从叶子的缝隙中挤进来，洒在她的身上和地上，斑斑点点，像跳跃着银色的小精灵，辉映得女人的身材苗条玲珑。她头上戴着渔夫帽，脖颈上戴着珍珠项链，显得有些朝气。

我正想画她和她身后的藤萝，她向我走了过来，和我打着招呼，仿佛很熟悉的老朋友或老街坊。这便是北京人的秉性，大多是自来熟，不设防，两句话都能把距离缩短。

我忙站起来，指着她手中的手机对她说：我看您自拍来着，我帮您照张相吧！

她把手机递给我，说：好啊！自拍，照得人特别大，景照不全。

我帮她拍了两张，手机屏幕上的人，比刚才在远处看，显得岁数大很多。距离，常能迷幻人的心和眼睛。

您看看，照得行不行？我把手机还给她。

她看了看，连说：照得挺好的。还带美颜了呢！说着，她冲我嫣然一笑，又说道，昨天我在家里臭美了一天，我家老头儿说我，整天就知道臭美！你说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不美美，还等着什么时候美？

我问她：怎么您家老头儿没和您一起来呀？他在家做饭呢！

哦！敢情您自己一个人跑天坛来美够了，回家吃现成的，您可是真够美的了！

她得意地笑着，浑身花枝乱颤。

这样年纪的女人，日子过得这样松心，悠然自得，不容易。我望望她，又忍不住猜测着她的年龄，便转个头儿问她：咱俩谁岁数大？

她快言快语：我52年出生的，属大龙的。

今年整70！

我顺着年龄接着问她：您69届的？

是。

那您插过队了？心想69届几乎都去农村当了知青。

没有！我几个堂姐都去山西陕西插队了。我妈不让我去，熬了不到两年，给我分配了个工作。

在哪儿上班？

烤鸭店！

好地方呀，您烤鸭没少吃！

说得她忍不住地笑。

还是你妈厉害！我冲她竖起了大拇指。

我妈没文化，就认准了一门儿，不让我走。我那几个堂姐后来都从农村回来了，都结婚有了小孩，都没房子住，发愁的事一个接一个等着呢。

您倒是没愁房子的事？

我家有一个自己的小四合院，父母去世前，把小院分给了我们几个孩子，给弟弟多一点儿。现在，房子还没拆迁，都租出去了。房子倒是没发过愁，愁的是孩子！

没有想到，说起房子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扯出了新的话题。她是个快嘴快心的人，肚子里藏不住事，立马对我说起他的儿子。儿子四十多了，有了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一枝花，老大上高中了，老二上小学。两个孩子从小都是儿子儿媳妇小两口自己带大的，她没受过一天的累。

多好啊！您享清福呢，坐等孙子孙女长大，有什么愁的！我对她说。

她一摆手，撇撇嘴，说：我的这个媳妇，身高一米七，个子不矮，一点儿不秀气！

原来不满意儿媳妇。她人长得不错，儿子肯定也错不了。希望找个漂亮点儿的儿媳妇，当婆婆的心理可以理解。但是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。

她接着对我说：有了孩子之后，儿子不让我们带，对他媳妇说，孩子必须跟在父母的身边。儿媳妇本来有个挺好的工作，儿子让她把工作辞了，在家里带孩子。

儿媳妇当全职太太了？您儿子做什么工作的？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开销吗？

做金融的。她只是轻描淡写一说，肯定收入不菲，我的担心不存在。我对她说：这不挺好的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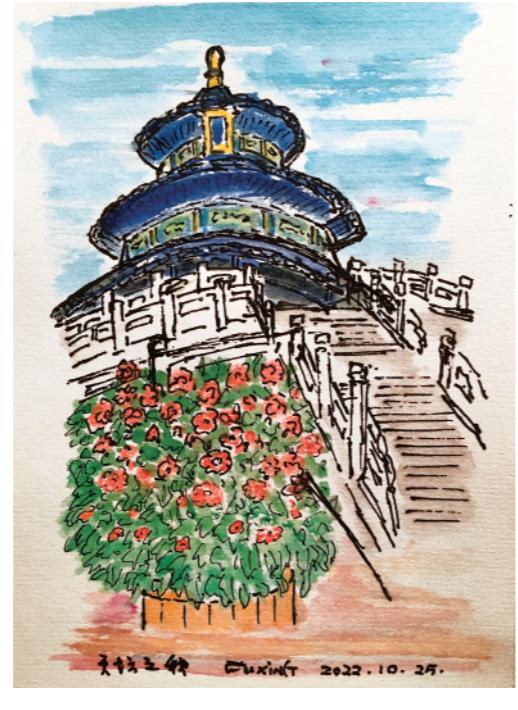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不仔细，不会察觉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很快小风一样吹过去了。

我那儿子说孩子一定要跟着父母长大，这话里面的意思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可我知道呀，这种情况，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。

怎么啦？他童年经历了什么？

每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，不打开，封面都是堂皇的；打开来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跌宕起伏。

他从小跟着他姑姑长大的，一直到上了初中，才回来跟着我们，和我们一点儿不亲。我跟他解释好几次，那时候，我和你爸爸工作都忙，而且都不是上朝九晚五的正常班，服务行业，上



在有的老爷子不缺钱，自己买得起，也玩得转这玩意儿！

老爷子鼻子哼了一声，瞥了我一眼，有点儿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，没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开给我看。是很多照片，照的都是街头小景，一张紧接着一张，糖葫芦串似的，琳琅满目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我仔细一张张看：

新世界商厦门口新开张小店排长队的人群；

花市街口等红灯骑摩托车的外卖小哥；磁器口豆汁店门外摆地摊卖鞋垫的太太；

尹三豆汁店门口提着一塑料桶豆汁正迈步出门的老爷子；

王老头炒货店里好多争先恐后买栗子的伸开的手臂；

光明小学校门前的路上接孩子放学回家挤成一团的小汽车；

广渠门桥头摆在地上一堆红的绿的黄的紫的色彩鲜艳的蔬菜水果；

红桥商场后面上货的货车旁蹲在地上正在抽油的司机；

夜灯下雪花飘落中不知等候何人正在焦急打手机的男子；

细雨飘飞中的斑马线上打着一把红伞颤悠悠过马路的老太太；

公交车上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搂着姑娘的小伙子；

地铁站甬道里抱着吉他的卖唱人；

天坛公园北门口背着一塑料袋小山一样高的空饮料瓶的老头儿；

一个高举着气球正在奔跑的小男孩；

几个围在一起吹起漫天彩色泡泡的小孩子；

一个已经瘫成一摊泥只剩下一双石头块做成熟眼睛的雪人；

一个遗落在地上颜色还很鲜亮的天蓝色口罩；

两个挂在干树枝上被风吹得鼓鼓的空塑料袋；

一长队隔着两米距离等着做核酸的人们；

一群人围观一个正画祈年殿油画的姑娘；

.....

老爷子一直望着我，虽然没说话，却在眼巴巴地求点赞赞呢。我连声说道：真不错！真不错！都是您用这手机照的？

老爷子说：当然，怎么样，比那些玩单反的照得一点儿也不差吧？

我夸他：比他们强！您这照得多接地气呀，市井人生百态，比照顾和园的金光穿洞，北海公园里的戏水鸳鸯，或者圆明园那湖里抱着单反，拍十七孔桥夕阳金光穿洞，不顾寒风凛冽拥挤一起时那么热闹，但在天坛里也常能看到抱着、背着、端着单反拍这拍那的老人。

尤其是开春花开时节，国庆节三角梅亮相，秋天菊花展和银杏黄了的时候，或是冬天的雪景里，老头儿的长镜头单反，和太太的花围巾，成为标准配置，是天坛公园里的一景。斋宫院内、皇乾殿大门前、花甲门北侧的红墙前、祈年殿绿瓦灰墙四周轩豁的广场上，则一年四季都是他们选景的打卡地。

十月金秋，天坛很热闹，国庆前后的三角梅花开似火的劲头还没有过去，祈年门前东西两侧的菊花展，赶在霜降前又开始登场了。今年是天坛举办的第四十一届菊花展，各种菊花铺展展有六千多盆，其中不仅有难得一见的绿色菊花，还有一株长着千朵金菊花的大立菊，高高的，鹤立鸡群，号称“菊花中的姚明”。尽管受疫情的限制，外地旅游的人少了，去看菊花的北京人却很多，背着单反，拿着摄影架等家伙什齐全的人很多。

在紧靠丹陛桥西侧林荫道的座椅上，一位老爷子背着单反从眼前走过，看样子是要去祈年殿菊花展拍菊花，一位坐在我身旁的老爷子，指着人家的背影，不以为然地对我说：都是孩子不玩了，淘汰下来给的。

这话说得有点儿酸葡萄味儿，那位老爷子相机的长镜头，很是有点儿威武呢。我便说：现

在

午后，日头正烈，明晃晃的阳光像热腾腾的火焰从天空喷向人间。村头，槐树、桉树和枫杨树投下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，如同阳光海洋里一座座可怜巴巴的孤岛。孤岛上，猫和狗挤在一起，在打盹。猫的眼睛眯着，瞳孔如黑线；狗吐出猩红的舌头，迷茫地尖起耳朵，像在倾听。

那时，我也在倾听。我听到了啪啪的声音。沉闷的声音。先是一声，再是两声，三声；先前还能听出此起彼伏，渐渐地，响成了连绵的一片。

我知道，那是连枷的声音，那是连枷打麦秸的声音。

每年五月，连枷的声音都会在我老家富顺乡村准时响起来，它将暂时淹没村庄周围的蛙声、鸟声和溪水声。

五月是麦月，收获小麦的麦月。

今天如此，千年前也如此。唐朝的五月，小麦也和今天一样，迎着越来越炙热的夏季风熟了，便有了白居易描绘过的景象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

几个月的辛苦与期盼，即将变成现实而沉甸甸的收获。古自以来，对丰收的重视都无与伦比——比如春秋时代，两国交兵，若遇上收获小麦，那也得商量好；咱们先把小麦收了再拼个你死我活吧。比如更远的西周时代，每逢麦收，周天子都会告诫诸侯：不得征发民夫，要让他们安心收获。

诗人白居易身为朝廷命官，自然无需亲自参加劳动，但他仍然关心农事。他看到的场景令人感慨——和今天一样，麦收时节，太阳毒辣，暑气蒸腾，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，而劳作的人“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。这一切，只为颗粒归仓。

锋利的镰刀将熟透的小麦一茬茬地割倒，如果是几个人同时在一块地里割麦，你能听到刀锋割断麦秸发出的哗声如同流水一样不绝于耳。那些埋头劳作的人，一手握麦，一手执镰，一会儿工夫，一大片金黄的麦地被放倒了，露出小麦生长的紫色土。至于那些被放倒的麦子，它们整齐地堆放在一起，用竹篾绑起来，挑回或远或近的家——每一户农人的门口，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院坝；闲时，是一家人起居地，忙时，便是晒场。

这时候，就该连枷上场了。

其实，连枷早在一个月前就做好登场的准备了。一个月前，天气不热，太阳不烈；一个月前，有清亮的雨水，一颗一颗地从天而降，一群从村小放学回来的孩子，仰起头，让雨水落到他们嘴里。雨水是甜的，他们说。那时，他们从村外的竹林穿过，高挑的竹子——慈竹、楠竹、硬头黄、牛儿竹，挡住了雨水。他们仰起的嘴巴，没能接到雨水，品尝不到雨水的甜。

那时，父亲手握砍刀，在竹林里转悠。他要选一株最适合的硬头黄——硬头黄长得像它的名字：坚硬而黄。它的坚硬，决定了它不能像慈竹那样，剖成竹篾编竹筐竹篮，而是用来搭棚架、晒架或是制作各种农具。

连枷由手柄和敲杆两部分组成。硬头黄是制作手柄的最佳材料。父亲选中了一株三年生的硬头黄，削去竹枝竹梢，余下六尺长的竹竿，把其中一端用火烤软后剪去一半，折

在

收秋打夏，确保粮食颗粒归仓，历来是农民的要紧事、挠头事。不知何时起，走乡入户、帮人收麦这一季节性职业——麦客，便应运而生，在机械化普及的今天，他们又悄然退出田间地头。

回想起来，笔者有两段当麦客的经历，只不过是不收费的麦客。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鄂西山区，耕地多为小块山坡地，机械作业困难，夏收时还极易下“跑暴雨”，即使麦子种植面积不大，麦收时同样面临时间急、人手紧的难题。为确保到手的麦子不被雨侵而烂在地里，纯朴的家乡父老想出了一个类似于麦客收麦的办法——互助收麦，老家叫“转工”，三五几户相互邀约，谁家的麦子先熟就先帮谁收，哪天的雨情急就找更多的劳力大会战。作为未成年的学生，一般不会计算在劳力之内，只安排干一些烧水送茶之类的杂活。看着大人们忙忙碌碌的身影，我时常忍不住拿起镰刀加入抢收的队伍，算是帮点小忙、凑个热闹。大人一再叮嘱小心被刀割到、小心被麦芒扎到，虽一百个不放心，但也乐见孩子接受“汗滴禾下土”的锻炼，更有将来“学习更刻苦”的期盼！收割完毕，扛着麦子送到东家，乡亲们乐呵呵地聊着家长里短，我也“理直气壮”地享受主人的美食和丰收的喜悦。

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到了北方，没想到军旅之中再与麦客结缘。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连队每年组织专业分队赴机场驻训，都分散住在附近老乡家，我们班的房东崔叔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外打工。驻地石家庄位于冀中平原腹地，一马平川，麦接千里，是国家重要的优质小麦主产区，家家户户都种有很多小麦。当时联合收割机还不常见，多数农户还靠手工作业，收麦任务十分繁重。为解民之所急，麦收时节，部队专门放几天农忙假，帮助驻村农户收麦。才到五月，连队就开始做思想发动工作，从拥军模范戎冠

弯，就成了柄。敲杆的材料不能用硬头黄，得用茶树棒——富顺人把它称为茶条。小孩子手腕粗细的茶条编成一排，再通过手柄连接到一起，一只连枷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一只新连枷，它辛苦的一生，常常从拍打油菜籽开始。

四月，小麦还在灌浆，布谷鸟还在最高的枝头不厌其烦地叫。一个月前开得金黄灿烂的油菜花早就谢了，结出状如小虾的菜籽。菜籽成熟了，大地由金黄变成翠绿。油菜收回院坝，农人便用刚制成的连枷不断拍打，小小的油菜籽，随着一下又一下的拍打，从狭长的壳里滚出来，像一群散学后的孩子，漫山遍野疯跑。

在经过拍打油菜籽的近乎实习性质的工作后，下一步，连枷一年中最繁重的劳作来临了。那就是五月的麦收。

一捆捆枯黄的麦子平铺到晒场上，父亲们和母亲们一个个手持连枷，相对排成两行，随着连枷飞起，随着啪啪的声音窜高跃低，麦粒从麦秸上脱落下来，渐渐铺满整个晒场。确信已经没有漏网的麦粒了，母亲们弯下腰，把盖在麦粒上的麦秸收走，于是，晒场上只余下麦粒。饱满的麦粒，它金黄的光泽似乎把太阳也逼得退了几步，暗了几分。

作为川南农村每家每户必备的农具，一把连枷可以用好几年。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。农具最终的结局，大抵也是在一次次劳作之后，结束于下一次劳作。

有时，在那些此起彼伏的啪啪声中，突然传来一次不那么清脆的闷响，然后，是一句粗声粗气的粗口。那时，我们就知道，一定是有把连枷，在高强度的劳作中，要么散了架，要么断了柄。成了废物的连枷，它最终的去处是炉膛。干透的茶条和硬头黄，都是极好的燃料，它们足以烧熟一顿饭，再煮一锅猪食。

前些年，我在关中平原游走，也是麦收时节。辽阔的平原，公路笔直，杨树下，立着高高的农舍。我看到，一些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。既不需要镰刀，也不需要连枷。

然而，我的老家不行。我的老家是丘陵，小块的麦田像一片又一片的叶子，见缝插针地挂在起起伏伏的坡上坎下，收割机显然无法在这样的地方作业。

于是，在我老家，连枷和镰刀还有用武之地——事实上，前些年，偶然看到的一条信息让我十分惊讶：连枷，竟然早在周朝就出现了——从那时到现在，将近三千年过去了，时代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简单实用的连枷，居然没有任何一点改变。最初，连枷不叫连枷，叫枷，也叫拂；到唐朝，便称为连枷了。如果我手持一柄连枷穿越到春秋，孔子一定会笑着亲切地说：枷。倘若穿越到唐朝，杜甫也一定会笑着亲切地说：连枷。

连枷意味着沉重的劳动，但也象征着丰收和颗粒归